

# 提高警惕 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廖公宣編寫



# 提高警惕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廖'公宜編寫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 目 錄

|                                   |    |
|-----------------------------------|----|
| 從毒蛇的故事談起 .....                    | 1  |
| 過渡時期和階級鬥爭 .....                   | 2  |
| 時刻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包圍 .....               | 7  |
| 敵人的破壞活動和對我們的危害 .....              | 11 |
| 剝開敵人的假面具 .....                    | 16 |
| 革命警惕性是戰勝一切敵人的鋒利武器 .....           | 21 |
| 必須與一切麻痹疏忽現象作鬥爭 .....              | 26 |
| 堅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br>保衛社會主義建設 ..... | 33 |

## 從毒蛇的故事談起

有一條毒蛇盤踞在一個人家裏，專吮人血。~~這家~~有位老年人曾被毒蛇咬過，所以他不管白天還是晚上都在戒備着，還以自己被毒蛇咬傷所留下的瘡疤來教育他的孩子們，毒蛇再也找不到下手的機會了。後來，毒蛇就想計策來欺騙這一家，牠爬在床沿上掛下來，裝作一條繩子的樣子。但這位老人非常警覺，一眼就看出繩子是毒蛇偽裝的，他拿起剪子就把這條“繩子”剪斷了。

這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有益的教訓：敵人不管如何詭計多端，只要我們保持着高度警惕，就能夠發現和消滅他。

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從事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對我們每一個成就都抱有無限仇恨的國內外敵人，正想盡一切辦法企圖阻撓和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他們進行破壞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像那條毒蛇一樣，把自己偽裝起來，當然他們偽裝的是更加“高明”，然後混到和潛伏到我們的革命隊伍內部來，破壞我們的革命事業。不久以前揭發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是這樣，他們明明是一羣人民的公敵，是一羣反革命分子，但他們却用“革命作家”“詩人”

“理論家”甚至“黨員”的旗號來掩蓋自己的真正嘴臉。很長時間，許多人也真把這條毒蛇當成了“繩子”。

爲什麼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還會有敵人呢？爲什麼在我國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人民政權日益鞏固並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敵人要更加瘋狂地向我們進攻呢？敵人的破壞對我們有着什麼樣的危害呢？爲什麼要提高警惕以及怎樣才能保持頭腦清醒，善於識別偽裝的敵人呢？下邊我們就分別談談這些問題。

## 過渡時期和階級鬥爭

大家知道，我國今天正處在過渡時期。在這整個的過渡時期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是異常尖銳和複雜的。

不久前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一個偉大的計劃，執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人民爲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鬥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個計劃的實現，將把我國向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推進一步，將使我國更加繁榮富強，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同時，也將增強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

從五年計劃中，我國人民看到了展開在自己面前的美好前途，並爲此而歡欣鼓舞。可是，帝國主義、蔣介石

賣國集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却正和我們相反，我們歡迎和高興的，正是他們仇視和反對的；我們熱烈擁護並積極爲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而努力，敵人就必然千方百計地來破壞它。道理很簡單，人民的勝利，就是人民敵人的失敗；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徹底勝利，就是人民敵人的徹底的滅亡。可是敵人是不会甘心於他們的失敗和滅亡的。另外，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剝削的，沒有階級對立的，一切生產資料都將屬於全國人民所有和集體所有，而不是歸私人所有。因此，我們要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但國內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其中堅決抗拒改造的分子，爲了繼續保持他們的剝削生活，也會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同時，他們也必然會把自己的妄想寄託在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復辟上，並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以圖使中國革命事業歸於失敗。由此可見，過渡時期決不會是風平浪靜的，而是充滿了極爲複雜極爲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很多反革命分子的破壞、兇殺事實，也清楚的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反革命分子在全國人口中佔極少數，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都是好人。但是，我國是一個有着六億人口的大國，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幾的反革命分子那就決不是幾百或幾千人。今後，反革命分子會愈來愈少，以至被我們全部消滅，但這決不是短時期所能做到的。因此，必

須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看作是我們一個長期而又艱鉅的任務。

下邊我們就來談一談現在國內都有哪些敵人在同我們作對。

第一，還有殘餘漏網的反革命分子。雖然鎮壓反革命運動大大地鎮壓了一批，但還沒有完全打掃乾淨。他們有的藏在天棚上、地洞裏，有的藏在夾壁牆裏和大箱子裏，準備待機活動。像反革命分子韓守武，偽滿時當長白縣縣長，是屠殺我“抗聯”幹部和愛國人士的劊子手。他逃到瀋陽市瀋河區小南大街張中衡家中，在天棚上整整藏了五年之久。這個天棚不但搭了床鋪，設了便桶，準備了礦石收音機和存放了敵偽反動書籍，還設有傳遞信號的電燈。有的像孫悟空那樣搖身一變鑽到我們的基本建設隊伍裏來，鑽到農村基層政權中來，鑽到我們機關、工廠、礦山、林業、商業、交通、文化教育、合作社、銀行、倉庫等部門來，甚至鑽到共產黨、青年團、工會等組織裏來進行破壞活動。

第二，還有一向仇視人民，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和敵偽餘孽。這些人，過去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他們被人民推翻以後，決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和死亡，他們就更加倍地瘋狂地作最後掙扎，夢想奪回過去的“天堂”。像反革命分子熊天權，原先就是一個蔣匪軍官，解放後他糾集金倫、劉世昌、楊林等美蔣特務分子和反動地主，在錦

州市組織了反動組織“中國人民聯盟”，企圖進行武裝叛亂，推翻人民民主政權。在撫順、瀋陽等地公安機關也破獲幾起同樣由蔣匪軍官、反動地主組織成的反革命案件。這樣的例子，各地都有。

第三，還有資產階級和農村中的富農階級。這些將被消滅的階級，爲了保持自己的剝削地盤，決不甘心情願自動下台。某些不法資本家，正在採取挑撥離間，煽動罷工，甚至破壞機器，殺害工人，縱火燒廠等卑鄙毒辣手段來反抗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並且有的已和特務反革命分子勾結起來。另外像當過蔣賊代理縣長、接收專員的反革命分子鄭大洲，是瀋陽大鑫鐵工廠的資本家，平素一貫仇視政府，故意不付工人工資，不按照合同交貨，經常散佈謠言和反動言論，抗拒和破壞社會主義改造。

同樣，農村中的某些富農分子也無時無刻不在反抗和破壞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故意毒打牲口，把馬眼打瞎，把牛打傷，把馬駒打掉，甚至混入農業生產合作社，陰謀奪取合作社的領導權，破壞互助合作運動；有的散佈謠言，挑撥貧農與中農的關係，燒燬糧食，殺害幹部、積極分子等等來製造混亂和恐怖局面，來破壞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像遼陽縣的一個反動富農劉長生，自一九五四年冬天混入黎光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表面假裝積極，暗中却極力進行破壞活動，故意把發了霉的高

梁、大豆種籽拿到地裏播種，結果禾苗全沒出齊。事後，劉犯又嫁禍於人，有意把這一罪責推到社主任身上，又拉攏、唆使不明實因的社員捏造十七條過錯攻擊社主任，以致破壞了社內團結，社員生產情緒低落。正當這時，劉犯又用紅礬毒死了四頭牲口，企圖徹底搞垮合作社。

第四，還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渣滓、垃圾。這就是說，我們社會上還有不少沒有得到改造的流氓、盜匪、地痞、惡棍、騙子手等等。這些人從來不愛勞動，只想吃喝玩樂。他們認為偷盜比幹活少出力，錢來得容易，爲了滿足自私自利的個人慾望，便任意掠奪別人辛辛苦苦勞動得來的財富，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任意侮辱強姦婦女，摧殘人民身心健康，他們只顧自己享受，不顧別人死活，“一家飽暖千家哭”正是他們的願望。這些人，不但自己擾亂社會治安，敗壞社會公德，破壞生產建設，而且百般地以金錢、女人、吃喝玩樂勾引一部分落後分子和意志薄弱的人走上墮落罪惡的道路，給國家和人民的損害與反革命分子並沒有兩樣。他們正是直接幫助反革命來破壞革命。而且有很多流氓、盜竊分子本身就是反革命分子。旅大市一九五五年捕獲一個盜購軍用物資破壞國防建設的罪犯徐文堂，他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諜報員，“鎮反”時畏罪潛逃的反革命分子。

這些事實，說明了建設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本身，就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這中間不但包含着

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而且包含着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我們社會主義事業越加勝利，越會引起他們的仇恨，就越會使階級鬥爭尖銳複雜起來。

### 時刻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包圍

我們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及一切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並不是孤零零的。他們在國內進行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陰謀破壞活動都是受到國外帝國主義分子和蔣介石匪幫的讚許、支持的，有的就是在帝國主義和蔣賊特務機關直接指揮下進行的。無論過去和現在，國外帝國主義都是我們國內敵人的後台老闆，也是蔣介石匪幫的保護人，蔣介石匪幫還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夢想反攻大陸。因此，今天我們不但要看到國內有嚴重的階級鬥爭，而且更不能忘記，我們國家還處在帝國主義勢力的包圍之中，帝國主義無時無刻不在尋找空隙偷襲我們。

美帝國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時候，就發動了侵朝戰爭，同時強佔了離美國一萬一千公里遠的我國領土台灣，不斷地指揮那盤踞在台灣上的蔣介石賣國集團對我國沿海進行侵略和騷擾，企圖顛覆我們人民的政權，破壞我們的和平建設。一九五四年，它們還共同簽訂了一連串的戰爭條約，企圖阻止我們解放台灣，使國際局勢緊張起來。但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要公開對中國人民進行軍事武裝侵略還是有困難的，它們已經幾

次嘗到了中國人民的鐵拳，並被打得頭破血流。當然，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就沒有冒險的可能。現在，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在積極準備新的戰爭；另一方面爲了配合它的侵略戰爭和復辟陰謀，進行了大規模的極端卑鄙無恥的特務間諜活動。這種特務間諜活動，一向是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國家的“法寶”。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美國反動政府規定每年撥款一億美元作爲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的經費，這還不够，美國的大富翁還私下拿出大量金錢來支持這個活動。僅在一九五一年，美國幾個大公司就給美國間諜組織三億五千萬以上的美元。

美帝國主義分子用這許多沾滿人血的金錢，打着“學校”“訓練班”“企業公司”“調查團”等各式各樣的招牌，不斷地訓練特務間諜，不斷地派遣和指揮特務匪徒們到我國大陸上進行種種罪惡破壞勾當。

我們打開地圖看一看，從太平洋北邊的阿留申羣島起，經過南朝鮮、日本、沖繩島、台灣、香港、菲律賓、南越一直到泰國，這些地方都是美帝國主義訓練特務的基地，幾乎把大半個中國大陸包圍起來，他們時常從日本、南朝鮮、台灣、香港和其他地方派遣特務間諜偷偷地進入我國國境。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被我人民公安機關逮捕了的從前曾給日本、德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情報機關工作，後來又給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國際老牌間諜——日本人，

山口隆一等，曾繪製了一份天安門廣場及其周圍形勢的地圖，並標出毛主席通常在檢閱台上所站的位置。他們準備在國慶節檢閱時，用迫擊砲轟擊，陰謀殺害我國黨政領袖。

一九五四年，人民公安機關破獲在粵漢鐵路沿綫和企業部門內的反革命組織“青鋒社”，就是由香港派遣進來的特務間諜糾集漏網反革命分子專門破壞我們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的反動組織。

我國參加亞非會議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所乘的飛機，在經過香港前往萬隆途中的失事事件，已經完全證明是由於美蔣特務分子蓄意謀殺，放了定時炸彈的破壞而造成的。

不久以前，瀋陽市公安機關逮捕的特務分子何振亞，就是蔣賊特務機關“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派遣來的。何振亞曾任蔣匪軍官等反動職務，東北解放後，於一九四九年秋在安東與反革命匪徒王有濟、王青山等攜帶槍枝強奪民船，經由南朝鮮逃往台灣，先後與“國防部二廳”“保密局”等蔣賊特務機關接上了關係，被委任為“東北反共抗俄救國軍副司令”兼“東北特別組副組長”，後又於香港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務組織，被委任為所謂“遼寧省聯絡專員”。他潛回遼陽後，在遼陽、瀋陽積極搜羅漏網的反革命分子和對政府不滿的分子，發展特務組織，並在瀋陽等城市建立了“交通站”，作為秘密活動的聯絡據

點。他自一九五三年潛回後，共發展了兩個特務小組，兩個組長，三個組員，這些特務分子專門搜集我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並進行造謠破壞。美蔣特務機關不但加緊派遣指揮特務、間諜和勾結國內的反動會道門、土匪等在我國大陸上進行造謠、刺探情報、暗害、破壞、騷亂等活動，而且還利用各種掩護，利用各種宗教、天主教組織和各種“慈善”機關來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破壞活動。

這些美蔣特務匪徒們，有的是解放時潛伏下來的，有的是從邊境上鑽進來的，有的是從海洋爬上來的。廣東、福建、浙江及遼寧等省沿海地區常常捕獲從海上偷渡的美蔣特務。

美蔣特務機關感到光靠海上偷渡、偷越國境的辦法還不够，還採用了飛機空投特務的辦法。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國公安部發表的公報中可以看出，四年來殲滅了美國空投特務就有二百三十名。這裏面有美國特務，有蔣賊的反動軍官和蔣賊的老牌特務。他們帶來有秘密電台、炸藥、機關槍，有特別設計的小型手套手槍、無聲手槍、放毒彈的自來水筆手槍，在破壞時打信號的信號槍，毒藥以及其他各種各樣暗殺、破壞和恐怖活動所使用的用具。他們到我國大陸來的企圖就是：在我國內地搜羅殘餘反革命分子，陰謀組織武裝暴亂，建立“游擊根據地”“空投場”，搜集我國情報，建立秘密特務交通綫，接應繼續投下的特務分子。

這些事實明白地告訴了我們，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決不會袖手旁觀，他們一定會派遣間諜特務、暗害分子、殺人兇手到我國土地上來進行破壞活動。因此，我們全國人民一刻也不應忘記，我們是在帝國主義包圍的環境中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特務間諜和國內階級敵人的暗害破壞活動就一天不會停止。

### 敵人的破壞活動和對我們的危害

那麼，上面所說的各種敵人，是怎樣進行破壞，它給我們造成些什麼危害呢？現在就幾個主要方面來談一談。

第一，破壞我們的工業生產和建設。敵人常常利用我們經驗不足和技術不熟，進行技術破壞。故意製造不正確的設計、計劃，提供虛假的資料，偷改圖紙；在技術指導中實行錯誤的指揮，提出錯誤的措施，使生產計劃無法實行或大量報廢返工；在生產中用不正確的方法來操作管理，使產品減少，質量降低，或者損害重要機器，毀壞着整個廠礦。如反革命分子羅振乾，自混入瀋陽冶煉廠後，即利用技術員的合法外衣，多次有計劃地破壞生產，僅一九五四年年末的一個月裏，就製造了七次破壞事故，給國家造成八萬多元的損失，並影響了一九五五年鉛的生產任務的完成。混入大連工礦車輛廠充當計劃員的反革命分子徐書傑，在編計劃時，有意把國家需要的產品編得

少，把國家不需要的編得多，造成車間停工待料，完不成任務。這種情況如不及早發現制止就將給國家造成七十萬元的重大損失。又如潛伏在河北省下花園煤礦的反革命分子李德厚，故意違反設計，以致工人在採掘時發生瓦斯爆炸的重大事故，死亡職工三十八人，瓦斯中毒一百五十六人，直接損失財產五十餘萬元。

第二，破壞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康平縣八區反革命分子劉萬明放火燒燬了合作社的三間房子和牲口棚，燒死燒傷八頭牲口，燒燬穀草一萬多斤，險些使合作社垮台。如反動富農分子朱連俊，混入安東市八區紅星第二農業生產合作社後，竊取了合作社的會計職務，他除了利用職權盜用公款，故意製造賬目混亂外，還用女人拉攏社主任，處心積慮地挑撥離間合作社正副主任之間的關係，以圖從暗中拆台，搞垮農業生產合作社；當他的陰謀被揭發並被開除出社後，他就進行報復破壞，偷割合作社的青苗，嚴重破壞了生產。盤山縣後腰子村反革命分子賈俊臣曾被宣佈管制過，但他在管制期間並沒有真正接受改造，撤銷管制後又鑽入了合作社，他在合作社裏有意搗毀大小農具三十多件，並打傷耕畜，挑撥拉攏十四戶社員退社。新民縣馮家窩舖村反革命分子馮濤混進合作社後，在浸麥種時，故意將麥種用開水泡熟了，然後再下種，結果，五垧麥子一棵苗未出，另外十四垧也只出了二、三成。

第三，殺人放火，造成社會恐怖，嚴重危害治安。像

本溪市的反革命地主分子劉樹梧，假裝瘋子，先拿刀砍傷醫生許忠敏，還常到衛生處幹部宿舍周圍徘徊，企圖殺害幹部，有一天，他竟將該處的中共總支副書記張振遠連砍七斧殺死。瀋陽市西郊大榆樹村反革命富農分子邢德昌等，輪姦了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的妻子，後又把李景雲一家八口全都殺死，其中有六十多歲的老人和三歲的小孩，並放火燒了房子。混入瀋陽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當職員的反革命分子田玉崑，在夜間放火燒燬了我工地的材料倉庫和工地宿舍，並將前去救火的中共黨支部書記打昏。

第四，利用某些人民羣衆的落後思想和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點，進行造謠、煽動，破壞各項政策、措施的貫徹，甚至製造罷工，請願騷亂。像在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時，反革命分子就出來造謠破壞，說什麼“國家只買不賣”“合作社要沒糧了”等等，煽動羣衆埋藏餘糧；在貫徹“三定”政策前，反革命分子別有用心的帶頭喊缺糧，陰謀煽動羣衆發生騷亂。

第五，拉攏聚集對政府心懷不滿的分子，進行有組織的反革命活動。像瀋陽市公安局破獲的以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爲目的的“中國農民黨”，就是反革命分子凌霄在我們的機關內部“爭取人、聯絡人”，拉攏落後分子作爲發展對象，組織起來的反革命集團。他不僅進行挑撥離間，破壞同志的團結和工作，並企圖通過他在香港的堂叔、蔣匪

少將高級參謀凌承緒，取得美蔣特務機關的幫助，建立反共“根據地”和發展反革命武裝。

第六，反動會道門利用我們某些羣衆的落後迷信思想，煽動求神討藥，破壞生產，以及騙財騙姦，甚至發展反革命組織。比如綏中縣十區在一九五四年鬧蟲災時，“九宮道”就乘機造謠說是“蟲王爺降的災，只有上香許願才行”，致使不少羣衆上當，放棄救災，背地燒香磕頭，結果使還能有七八成年景的莊稼減到只收了一半。復縣“一貫道”頭子王紹文，西豐縣“東齊聖宗教”頭子于珍和阜新“老佛道”頭子劉化民等，竟以“渡仙果”“封皇妃”等手段，先後騙姦、強姦了二十名婦女，並姦污了四名僅十四、五歲的幼女。如阜新縣“老佛道”頭子李鳳祥，還以傳道爲名發展道徒，組織反革命集團，並尋找和私藏了一百六十多發子彈，陰謀武裝叛變。錦州市的“未來還鄉道”的道首和骨幹分子，解放前就是一羣給反動派鎮壓人民當幫兇的傢伙；解放後，他們不但拒不向政府登記，還繼續發展反革命組織，針對着國家和黨的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製造謠言，煽惑羣衆，他們還鑽進了村政權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暗中破壞活動。

第七，爲了直接給美帝國主義製訂侵略戰爭計劃提供材料，爲了破壞我們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重要措施，特務間諜分子還千方百計地偷竊我們的經濟企業及外交、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情報。如特務魯宗信，原係販賣